



三江月 / 读书

责编乐建中 审读邱立波  
2022年4月25日 星期一  
美编周斌

投稿 E-mail: ljz@cmb.com.cn

书评

人物在“说话”

曹慧娟

《暂坐》是贾平凹2020年出版的一部都市题材小说,以西京茶庄为中心,讲述了十位女性在生活中互帮互助,在精神上相互依偎的故事。小说没有宏大的历史叙述,而是平铺直叙,写尽日子的破烦琐碎。与作者以往的创作不同的是,这部作品中有更多的人物在“说话”。作者从世情和人情的角度切入,通过各种各样的“说”,编织了一幅众生相,勾勒出当代都市文明与传统民族文化交叠下的世道人心。

俄罗斯女子伊娃是贯穿小说始终的“旁观”叙述者。小说以伊娃满怀期待回到西京拉开帷幕,以满载失望离开西京作为结尾。她是众姊妹中唯一没有深陷社会泥沼的“清醒者”,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“说”尽人间百态,能够一语道破“海姐是织网人,也成了网上猎物”的事实。

除了伊娃的大叙述视角,文章还不断地将话语权让渡给其他女子,大篇幅地围绕琐事展开“无聊”对话。

“暂坐”茶庄里的独立女性们,看似光鲜亮丽,实则或忍受着生理上的病痛,或经历着生意上的坎坷,或面临着情感上的不被理解。所有姊妹都来找姐妹之首——海若倾诉苦恼,密集的对话不仅交代了事情的缘由、经过,也在共性群体中塑

造了每个女子的独特个性。海若大气果敢,常常一语中的,能为姐妹排忧解难;司一楠偏中性性格,言语间有豪爽与刚直;辛起卑微爱虚荣,所以常将“我是乡下人么,我必须表现为城里人”挂在嘴边。

这些对话作为小说的枝叶,在直观感觉上并不凝练,似乎删去也不影响情节的整体走向,但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准确捕捉到不同人物之间对话的精髓,并以此刻画出诸多女性形象,或独立智慧,或善良单纯,或厚道诚恳。作者只是让情节以生活本身的样态展开,像是在客观实录,又尽力避免“流水账”的嫌疑。

在不经意的对话间,作品中还时而冒出“城市繁荣呀,物质越丰富垃圾越多”“找对象其实是找自己,交朋友也是交自己”“苦恼就是有了自我,有了分别,引起了不自在,不满足,不完整”这样的金句,或富有生活气息,或典雅优美又富含深度,给人以层出不穷的阅读快感和智慧启迪,其中包含着作者近七十年生活沉淀后的人生体悟。也许这就是贾平凹平铺直叙的“笨”写法能在追求视野、追求深度的当代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。

除了公共空间里的人物对话,小说的一大亮点是私人话

语空间里的独白。小说每个章节都直接以“人物+空间”作为标题,人们在茶庄等不同空间里展开社会活动,经营社会关系,散发“独立女性”的特有魅力。然而行走江湖,难免为己所困,出现精神上的自我矛盾——姐妹面前永远的“顶梁柱”海若,在私人卧室里滔滔不绝地向羿光倾诉自己的苦恼;花钱不眨眼的应丽后在佛堂里一遍又一遍地反省自己的物欲与贪婪……两种空间里截然不同的言语表现,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、丰满。每个主人公或在冒险,或在挣扎,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心酸故事。私人话语空间几乎成了人们重新认知、洗涤自我的圣地。

小说结尾,茶庄出事,老板海若因涉嫌行贿被纪委叫去谈话;严念初因医疗器械生意联合他人坑了姐妹应丽后,姐妹闹得形同陌路;众姊妹轮流看护生病住院的夏自花,依然没能留住她……每个人都在拼命追逐,如此疲惫,以至忘记了茶庄“暂坐”的真正含义。该散的散,该走的走,没有多余的交流,却又“一切尽在不言中”。

小说在热烈的“说话”中走向高潮,又在“简洁”的对话中“归于平静”。作者以“说话”这种独特的方式,缓缓道出“真相”——人生不过来这人间“暂坐”。

书市扫描



《巨浪对决：海权兴衰2000年》  
作者：熊显华  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出版时间：2022年2月

书中有目的地选择并介绍了从公元前到20世纪的16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水上战事,并以不一样的视角勾勒出海洋文明对决的历史进程。



《风月同天》  
作者：侯印国  
出版社：甘肃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：2021年12月

本书不同于那种宏大的叙事,而是着眼于古人生活日常,选择从文化变迁的细节来观照历史。这种边缘文化史,为思考历史文化的演变的进程,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切口。



《舌尖上的元素》  
作者：徐格林  
出版社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出版时间：2022年2月

如何从化学角度,看待吃的历史,并科学规划日常饮食结构?本书以研究结果为依据,以循证医学为准则,展现108种元素在人体中的作用和毒性。

励开刚 文

读书随笔

春有诗意读不尽

姚晓晴

儿时的苏东坡,向往父亲的远游,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——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果不其然,这一生,苏东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而他笔下的春天,莺初解语,细雨如酥,更是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

早在出任杭州通判的途中,迎着旭日东升,竹篱桃花,暖风柳枝,诗人写下:“野桃含笑竹篱短,溪柳自摇沙水清。”当年儒雅的苏轼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,寥寥几笔春风中柳树翩然起舞,桃花芬芳吐艳的画面感跃然而出。紧跟着一句“西崦人家应最乐,煮芹烧笋饷春耕”,将乐不思蜀的意趣、农忙春耕的盎然生机、炊烟袅袅的烟火气息,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杭州,是苏东坡的第二个故乡。他的诗情,也非遇西湖的画意不足尽其才。那日他陪客人宴游西湖,从云霏初开的晨曦到密布乌云的日暮。阳光明丽,水清见底游鱼可数;细雨霏霏,湖周山峦半隐半现。恰似一幅水墨画卷,于是提笔挥墨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他把西湖比作江南女子,素颜也好,盛装也

好,晴天也好,阴天也好,都显出不朽的美色来。沉浸在此景中的诗人,已不再为京城的境遇而困顿,山水之间已然多了一份阔达。

杭州赢得了苏东坡的心,苏东坡也赢得了杭州人的心。直到千年后的今天,游人泛舟西湖之上,攀于孤山之岛,仍会听到杭州本地人挂在嘴边的苏东坡和苏堤春晓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苏东坡在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宁静时,元丰三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,因“乌台诗案”而被贬黄州。被贬逐黄州的途中,做了《梅花》诗:“一夜东风吹石裂,半随飞雪渡关山。”流露着淡淡的哀怨,凄凉的心境。到了黄州,路过一片竹林,看到一株海棠,又写了“只有名花苦幽独,嫣然一笑竹篱间”,感叹这一定是上苍的安排,就像自己来到黄州一样。那个春天的日子如何,只有诗人冷暖自知。

两年后诗案的骇浪逐成往事,苏轼也未因所处逆境而颓丧,依然对生活怀有憧憬。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城郭之外江水中的鱼儿,漫山遍野的绿竹新笋,苏东坡

找寻着独得之乐。本喜游历的他,与友人仨相约出郊寻春写下:“人似秋鸿来有信,事如春梦聊无痕。”田间民风淳朴的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,胜似春风,让诗人淡忘痛苦,驱逐烦忧。

元丰六年,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,在春游途中,苏轼遇到风雨骤至,附近却没有避雨之处,他漫步在雨中又写下千古传颂的佳作《定风波》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词中这份笑傲人生的豪情,从容旷达的胸襟,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。一个人,若内心足够强大,便能从最低处的生活里,活出最高级的优雅。

林语堂先生说:“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,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。”这般春光春景只有像他这样的圣人才能够书写。诚然,我们当不了圣人,自然以凡人之心拥抱春色。疫情未尽,很多地方我们无法到达,但我们可以迎着晨风,诵读一篇春日诗词,云游山水,也是一番雅集之乐。花会再开,疫情终将消散,如期而至的不止是春天。